

朱日亮著

zouye de nüren

走夜的女 人

< duan pian wang > wen cong
《 短 篇 王 》 文 丛

主编 / 孟繁华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《短篇王》文丛
孟繁华 / 主编

走夜的女人

朱日亮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走夜的女人 / 朱日亮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4.5

(短篇王文丛 / 孟繁华主编)

ISBN 7-5059-4484-3

I. 走… II. 朱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1881 号

书 名	走夜的女人——短篇王文丛
作 者	朱日亮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薛燕平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189 千字
印 张	11
插 页	4 页
版 次	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8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484-3/I · 3494
定 价	18.8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主编微言： 为了精致的写作和阅读

孟繁华

“短篇王”书系的出版,是为了推动精致的写作和阅读。这一想法的萌生,源于对当下文学状况的某种担忧,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,消费性的写作作为文学主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,这一被隐形之手塑造的文学环境,不仅激发了作家的市场诉求的积极性,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培育了读者粗糙的文学趣味。这一陈述当然不只是幽怨的拒绝或简单的批判。而是说一种单一的文学消费观念已经形成,文学对精神事物的漠然和对感官领域的热衷,似乎表明文学正在逐渐退出审美领域而为快感要求所取代。只要看看近年来流行的畅销小说,对这一判断就会认为大体不谬。

短篇小说因体裁的先天“缺憾”,不可能在市场上成为“拳头产品”,但也正因为体式的要求,短篇的精致几乎是第一要义。曾经热爱过文学的人,大概都不会忘记欧·

亨利、都德、契诃夫、海明威、鲁迅、汪曾祺等作家的短篇作品。即便是“先锋”、“现代”、“后现代”的作家，也不乏短小精致的传世之作。在当下时尚的文学消费潮流中，能够挽回文学精致的写作和阅读，张扬短篇小说大概是有效的方式之一。

“短篇王”需要作一点说明，列入出版或将要列入出版的这些短篇小说作家，可以理解为是致力于短篇创作的作家，也可以理解为在当下的文学处境中，短篇可能更精致更具文学的审美意义。但并不意味尚未列入出版的短篇小说作家就不是最好的作家。这些不言而喻的问题之所以要特别提出，是因为在今天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轻易地引起歧异甚至非议。作如是说明，倘若有议论也应该是这个范畴之外的事情了。作为主编，这当然是一种必要的慎重。请各位看官理解才是。

朱曰亮，男，1957年4月生，吉林省四平市人。1973年下乡当知青，1978年考入吉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，毕业后在某机关供职。1990年写小说，曾在《作家》《收获》《花城》《人民文学》发表小说，著有《表面的生活》《丢失的生活》，长篇《跑调子的王家安》等。吉林文学院签约作家，现居吉林省四平市。

《短篇王》文丛

主编 / 孟繁华

(第一辑)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|
| 少女米蓝 | 赵凝 著 |
| 你猜她说了什么 | 鬼子 著 |
| 好像要出事了 | 东西 著 |
| 女儿家 | 刘庆邦 著 |
| 味道 | 欧阳黔森 著 |
| 牙齿的尊严 | 荆歌 著 |

(第二辑)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|
| 橡树旅馆 | 徐坤 著 |
| 袋装婴儿 | 邱华栋 著 |
| 伏天 | 石舒清 著 |
| 去吧，变成紫色 | 叶弥 著 |
| 走夜的女人 | 朱曰亮 著 |
| 腾空的屋子 | 邵丽 著 |

责任编辑 / 薛燕平

总体装帧 / 王 堃

平面设计 / 黎 庶

目 录

玉米地的热情	/ 1
目击者	/18
会吹小号的男人	/41
那眼井有多深	/59
诗人	/82
昏迷	/103
打劫	/122
外省人和我的鱼塘	/139
酱油	/154
颜紫	/164
我的蝴蝶	/183
自由人	/202
阴谋	/218
走夜的女人	/235
表面的生活	/256
狐狸	/271

夏日·夏日 /287

恐怖 /303

辘辘把街的儿子 /332

玉米地的热情

真实的事,有时会给人不真实的感觉,甚至你目睹了它,也会怀疑它的真实。

公路加油站的李娜,在一个白天被人强奸了。

事情发生在加油站旁的玉米地。加油站位于郊区和田野的结合部。如果你沿着公路走出城区,从加油站的位置向南看,你会发现一大片、一大片长势很好的玉米地。这种作物过去是北方人赖以生存的根本。不光是北方人,北方的牲口也喜欢它。

公路加油站本来有厕所,因为没有专人收拾,人们就很不耐去,特别是爱干净的姑娘们就更不喜欢去。在姑娘们中李娜最利索,偏偏那一天,蹲位被一个人占住了。于是,她跑进了加油站外面的玉米地。无法推测那个男人是偶然停留,还是早有预谋。总之事情发生了。

李娜因此而失去了贞操。从此就有些不检点起来。据

说接触了不少的男人,而且有些男的给了钱。被加油站除名是因为有一次,她和两个男人让治安警察堵在了屋子里。李娜本人没有来得及向许兰香承认这个事实。这算什么?至多是玉米地的继续。在收容所里,她不断把这话说给自己,这的确是她自己的感觉。

许兰香是李娜的母亲,20岁开始守寡。她提前退休之后女儿顺理成章地成为加油站的一员。

许兰香并不在意李娜对这个两口之家收入的贡献,她不在乎女儿加油站的职业。加油站薪水丰厚,有奖金,这是事实,因此在外界的口碑就很不错也是事实。许兰香看重后一点。她知道社会很乱,在街上逛荡的姑娘们越来越多,将来谁会要她们呢?她的女儿在加油站,那可是个让人羡慕的地方,她指望凭此给女儿找个好丈夫。谁也不会说这是奢望,很多母亲都对自己的子女心怀梦想,尽管这种梦想随着生活而不断改变,却始终不会破灭。

从女儿失去贞操到她的不检点,无法想象的事情接踵而至,李娜找个好丈夫将变得很困难。连锁性的事件来源于李娜的失身。玉米地的事情发生之后,许兰香心中蓄满了仇恨,她本来是个身体很弱的女人,但是,李娜出事以后,不少的邻居感觉许兰香一天天结实起来。

他是谁?你不会不知道。那可是大白天呀。

李娜遭人强暴被严密地封锁在家庭之内,除了那个男人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。但让女儿温习事情的始末每天必不可少。许兰香再三动员李娜说出那个男人的名字,或者最低也要说出那个男人的长相。

你说不出他的名字,别的呢?他有什么特征,你怎么能一点不知道?

我被他用衣服蒙住了头,后来……李娜期期艾艾地回答母亲。当时的情况的确是这样,她没向母亲撒谎:在玉米地里,她刚刚蹲下,头就被蒙住了,她只来得及看一眼加油站高高的遮雨篷。

要把白天的全部细节讲出来,对当时的李娜是不公平的,即便倾听的对象是她的母亲。那个人并不怎么粗暴,给她的感觉好像担心碰疼了她,小心翼翼甚至没吓唬她,他的喘息似曾相识。现在想来他好像是摸索着进入了她。那人走了之后好一会儿她才逐渐恢复到现实。一切似乎像梦境,被强暴的体验显得轻飘飘的,像似目睹儿时的一场电影。此后她整理了沾上尘土的衣服走向加油站。她希望这一天快点过去,第二天早些来到。后来她明白这种愿望是徒劳的,她又强迫自己承认现实——在玉米地她被强暴的现实。她发现这同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

加油站的油工们仍在给汽车和拖拉机加油。加汽油或

柴油。天空晴朗，空气新鲜。公路上的机动车辆远的像蚂蚁，近的像大个儿的蚂蚁一切同昨天或者前天没什么两样。油工们甚至没留意她从玉米地走过来，觉得她一直和大伙在一起。一个拖拉机手同她开了一句玩笑，她也以微笑作了回答。她恍惚记得，那个玩笑同男女的事情有关，而且涉及到加油站外的玉米地。

下体的疼痛出现在第二天早晨。疼痛给她很真实的感觉，像挺实而干燥的玉米叶子刮扯裸露在外面的皮肤。昨天的事情可能是真的，她想起了不再拥有的贞操。

你怎么会一点感觉没有呢？比方他的特征，他是胖还是瘦？他有力气吗？

有必要介绍一下公路加油站和它所处的环境。可以想象任何一座你见过的公路加油站。城市和交通似乎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，某个部门（或者是个人）购买了位于郊区的一块隶属于农民的土地。于是在某一天，公路上来往的车辆突然发现了这样一所加油站。它的确给车辆们提供了方便，同时自己也赚得了一些利润。它的格局同你所见过的任何一座公路加油站没有太大的区别。相同的蓄油池，相同的电子秤，相同的休息室以及高高的水泥遮雨篷，或许还有为车辆加油的油工，众多的年轻加油工和少数的不年轻的加油工，其中，有出售了土地而改变了劳作方式的人。

再有,就是加油站围墙外面大片大片长势不错的玉米地。

如果还有,那就是加油站的某个姑娘在一个白天,被人强暴了。这是纯粹的个人经历,加油站并不因此而引起人们的注目。

那天李娜为自己白天恍惚的经历直哭到深夜。她有理由伤心。她不是处女了,重要的是这不是她所向往的方式。李娜的哭泣惊醒了睡在隔壁的许兰香。可以想象许兰香会对女儿百般盘问。作了一番抵挡之后她终于说出了白天的经历。

母亲走后她仍哭泣。她想起了工作以前的一些事情,那个时候她大部分时间是在城里上小学、上中学。她是个聪明而又淘气的女孩,她的儿歌在幼儿园和石油小学是出了名的。因为聪明和淘气她在中学书念得不太好。她想起她在公路加油站的一些日子。她不是让人讨厌的女孩,喜欢干活儿,同油工们相处得相当不坏,笑常留在脸上。她想起她和母亲不艰难也不宽裕的日子,本来就不快乐的母亲今后会更不快乐。她甚至想起了从没见过面的父亲。他先走了,把一些麻烦事留给了妻子和女儿。活着的时候,他也像那个男人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妈妈吗?

她想得最多的是公路加油站为数不多的几个男人。站

长当然也算一个。他60多岁了,很慈祥也很忧郁。他已经有了五个女儿,后来又有了一个女儿。其中有三个在加油站,丹丹、胖丫和已经出嫁的丽平。他基本上是个乐观的家伙,惟一认为命运的不公道是他没有儿子。因此,在加油站他对姑娘们一贯严厉,而对那些他一律称做“儿子”的男孩子们,他几乎是相当放纵了。“只要把活儿给我干好,不犯法,随你们疯。”另两个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双胞胎。两兄弟有心受教育,除了干活儿总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背政治和历史题。哥儿俩瞧不起满身油味的姑娘们,虽然他们也是油工。还有一个有农村老婆的大康,加油站的人们常常看见他和老婆刨荒地。只要你隔着加油站的院墙喊一声大康,应声的准是他绰号“睡不够”的老婆。再有就是开油车的小白脸,油站人叫他老板子。他总爱开下流的玩笑,有时在人群中占占姑娘们的便宜,不过是摸乳房一把,拍拍屁股什么的。18岁时他捅过别人刀子也被别人捅过,身子不大好。还有一个就是春生了。

她终于想到了春生,或许她一开始就想到了春生。她是她满20岁以后谈过的惟一的男朋友。他家卖掉了自己的土地,公路加油站就建在他家的玉米地上,他因此而成了加油站的油工,从此离开了土地。

春生由于是地道的农民,在男人中间显得懦弱,他甚至

一开始就是个自卑的男人。缺少城市经验使他一说话就引起姑娘们的哄笑。总之,在有过城市经验和有过短暂城市经验的人眼中,春生的确是土头土脑的,油工们说春生像玉米地里的玉米。不会有人想到他能引起李娜的注意,甚至不仅是注意,而是一种好感。在那一天的晚上,躺在床上因失去贞操而低声饮泣的李娜,的确想到了那个字眼。

任何事情几乎很难保持它的隐秘和不被公开。这恰好是李娜和许兰香在突发事件之后的担心之处。李娜记得她和春生在城里看过一次电影。有一段时间她为春生的懦弱和自卑感到气愤。作为一个标准的男人春生在感情上从没主动过。于是在某一天她提出要和春生看一次电影。

在同一天,同一场次的电影观众中果真会掺有公路加油站的人吗?不会有人回答这个问题。但是第二天,关于李娜和春生在电影院一起看电影的事传得沸沸扬扬。传言不带有封建意识,传言表明了加油站的惊讶。许兰香早就说过要给女儿找一个像样的城里人。诺言的阵地在那一天被瓦解了,李娜和土著人春生一起看了电影就是可靠的证实。小白脸司机第二天的玩笑因此而有了充实的内容:

“电影院可是黑呀。你们亲密了吗李娜?”

“就亲密了怎么样,你敢吗小白脸?”

所有听到的人都承认,李娜的回答是矜持的,骄傲的。



只有李娜自己知道她撒了谎。在电影院她试图摸春生的手,但他躲开了。她像别的姑娘那样去靠他,他却像一个木桩。我们可以想象李娜在电影院的气愤。不过这种气愤是短命的。她没有因此而讨厌他反而体验到了一种信任。姑娘们都知道,信任是爱情的开始,某种意义上说,信任就是爱情,比如在交谈中姑娘们会说,真的,我相信你。想想吧,假如你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。

只有想象是最真切的。所有过去的事情或经历都很模糊。李娜已经记不清她是不是说了“信任”那样的词,她甚至已经记不清是不是说了“你是个胆小鬼”那样的话。这是可能的,记忆的模糊不完全由于时间,有时还要受制于环境、观念和认知的变化。

如果不是母亲许兰香对城里人的属意,如果不是春生这个男人的懦弱……深夜还在饮泣的李娜一遍又一遍地给自己开列着这种假设。假设同样是令人信服的,在时序上,任何一项微小的变化都会改变其后的变化,假设的方式一方面使人懊悔不迭,一方面使人内心更加丰富。

天已经很晚了,我们仍然听得见李娜的哭声。

女儿被强暴的事实像肥料一样培植着许兰香的仇恨。从那一天起,她对公路加油站的男油工们有了兴趣。通常人们总是把注意放在附近。一般来说人们只能生活在世界的